

编号：

四人帮反党罪行材料选编

(三)

一九七六年十一月

说 明

这个材料是根据一些单位的揭发选编的，供批判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江青、姚文元“四人帮”反党罪行的参考。

目 录

- 一、园林系统揭发江青的罪行材料..... (1)
- 二、民族饭店保卫科干部张素兰揭发江青的罪行
及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..... (6)
- 三、市房管局揭发姚文元肆意挥霍修建住宅的罪行..... (10)

园林系统揭发江青的罪行材料

园林系统广大工人、干部在愤怒声讨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的同时，揭发了野心家、阴谋家江青在首都各大公园的罪恶行径。一九七一年五月以来，江青先后到北海公园十八次，颐和园十次，到过碧云寺、陶然亭等公园多次，散布了大量的反党言论，侵吞和挥霍了大量的人民财产，充分暴露了她典型的党内资产阶级、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。

一、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。

一九七一年九月，江青到天坛公园，对公园的一些职工大讲武则天、吕后的故事，吹捧武则天这个女皇帝很能干，也很会用人。她说：“唐朝征服朝鲜，不是唐太宗，而是高宗；但这不是高宗的功劳，因为高宗当时有病不管事，实际上是武则天征服了朝鲜。”说明江青早有野心，妄想当现代的女皇帝。

毛主席逝世以后，江青三次窜到北海，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。十月四日上午十一时三十七分，江青到景山苹果园，同来的有三十多人。江青装模作样地摘了几个苹果，就坐在那里吃苹果。十二点十分到北海仿膳，把同来的人召集到一起。服务员进去倒水，听到江青讲：“这个会本来应该七号开，今天咱们提前开，……阶级敌人对我造谣，……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，要加强锻炼。你们不要怕我，我不可怕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，斗争是长期复杂的，我们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。……刘少奇、

王光美的桃园经验，先让中央领导听，我不听。刘少奇说谁都得听，我一听是修正主义的，回去就报告毛主席。主席批评我不注意和刘少奇团结，老批评人家。我不服气。我说，你听了也会生气的。对人的认识有个过程，刘少奇开始也是接班人，林彪以后另搞一套，抛开党中央，另立中央，说叫我管文艺。我打电话找他，他不接，找到他家，不让进，让我在过厅里等着。后来见我说了些客气话，实际心里恨我。由那时，我就看出来，林彪另搞一套，是两面派，不是跟毛主席搞革命的。邓小平，毛主席对他是挽救的，可是邓小平一旦有了权，重新工作之后，搞修正主义。我一说话，邓就顶我。我坚持和他斗。毛主席不支持我，我就硬坚持。后来主席也认识了，邓是搞修正主义的。”江青还对旁边一个人说：“上次我叫你统计的钓鱼的数字，以后不用算了。有人说钓鱼是为了休息，不是为了单纯吃鱼。为什么以前我让你统计这个？这也是资产阶级法权，这是工资收入以外的收入，这是特殊化。”下午五点多她们离开北海。江青这样诽谤毛主席，吹捧自己，真是颠倒黑白，制造谣言，卑鄙无耻到了极点。她自己的罪恶行径就戳穿了她的弥天大谎。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、九日、十三日，正当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之际，江青三次到颐和园吹捧林彪。她把带来的西瓜送给别人吃，肉麻地说：“这是林×××家乡的西瓜，很好。是林×××送给我的，我给大家尝尝。”

二、穷奢极欲，挥霍浪费。

江青一伙到公园，除了搞阴谋，就是吃喝玩乐，完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。江青仅在颐和园就占用了藻鉴堂（一座两层楼房）和介寿堂（二百多年前专为慈禧修的）两处房子。常年有四人专门给她看房子。为了散步方便，专门在藻鉴堂周围修了一条马路，准备着

一条带玻璃窗的画舫。她每次来，都要有三条汽艇为她运送生活用品。她住的房子要求室内温度必须保持二十一度。高一度，她就叫喊“太热了”，出屋子要感冒，低一度，她又叫嚷“太冷了”，在屋里要感冒。她睡觉时，要求绝对安静。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下午，江青同张春桥到颐和园，在藻鉴堂休息，听到有飞机响声和附近生产队的广播声，立即叫人通知机场，要飞机停飞，生产队停止广播。她睡觉时，还要派几个人为她轰鸟。有一次，她骑马从玉澜堂到介寿堂。群众气愤地说：“慈禧游园坐轿，江青骑马，江青活象当年的慈禧。”江青霸占了藻鉴堂、介寿堂，仅购置地毯、窗帘等就耗费三万二千元，用船十次，每次三、四艘，耗费四千八百多元。

一九七二年十月江青去北海打扑克、吃饭、睡午觉时窗帘非要墨绿色的，把原来的都换掉，只此一项，就花了两千多元。

江青等人是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吸血鬼。他们在北海仿膳、颐和园听鹂馆等处吃饭，只收一元钱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佳肴美酒，吃了还拿。有一次，江青在听鹂馆吃饭，对香酥鸡、银丝卷非常贪婪，吃足之后，又带走了四斤银丝卷，一只香酥鸡。她吃了炸螃蟹盒，就要颐和园专为她养螃蟹。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，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一伙在颐和园介寿堂吃午饭和晚饭，饭后张春桥恬不知耻地说：“这里的饭真好吃，价钱又便宜。”据不完全统计，江青等人在颐和园吃饭二十二次，实际开支八百四十二元，却只付款六百零五元（头两次，每次每人只收一元，后按实际开支收费）。在北海仿膳吃饭两次，开支一百二十三元五角，分文没付。

江青为了个人享乐，经常向公园和花卉处无偿索取名贵花草、金鱼等。如：

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，江青到花卉处看花。她叫随行人员大采茉莉花，说这花是做菜吃和熬汤喝的佳品。要花卉处每年养五百盆，冬季还要加温到三十五度来催花，供江青食用。为此，共耗费两千五百元。

一九七四年，江青派人来花卉处要临产的热带鱼，拿去观赏雌鱼临产前及鱼崽离开母体的情景，借以消遣养性，真是无聊透顶。后来又无偿拿走二十个品种的金鱼五十多条、热带鱼一百多条，价值五十元。

一九七五年九月中旬，江青向花卉处要了二百四十五盆名贵花草，用三辆汽车星夜兼程运到大寨，布置她住的庭院。这批花草有：十年生的牡丹二十盆（价值四百元）、芍药二十盆、桂花十盆、茉莉五盆、金银花二十盆，菊花四十个品种，每种一盆。十七日又送麦冬五十盆、金银花五十盆，价值共九百五十一元。

三、飞扬跋扈，动辄骂人。

一九七一年五月，江青到景山，市委的一位负责人问她崇祯吊死的那棵树是否保留？她说我不懂历史，你去问康老。后来，她又当众大骂北京市委没水平，封建皇帝吊死的树该不该伐掉，还要请示！

一九七一年六月江青到香山碧云寺，看到中山纪念堂外宾休息室悬挂毛主席像，她对随行人员叫喊“今天就把主席像给我拿走！”并大发雷霆，训斥陪同前往的市委负责人说：“你们学习了毛主席同斯诺谈话没有？”答：“我们学了。”江说：“学了，你们还拿主席像和语录来保护牛鬼蛇神，乌龟王八蛋！你们北京市革委会是共产党革委会还是国民党革委会！你们把主席放在什么位置？把乌龟王八蛋（指孙中山）摆在中间。你们不管，我自己管。”

我自己动手！”到了九月份，江青通知说：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山纪念堂，把碧云寺的拆掉。要求连夜就拆。本来是她一人的主张，却要主管部门拆除后向市委写报告请示，来个先斩后奏。

民族饭店保卫科干部张素兰揭发 江青的罪行及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

民族饭店保卫科干部张素兰同志（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七年曾给江青当服务员）揭发江青的材料：

一、江青从来不学习马列著作、毛主席著作。在她办公室里，摆的都是画报、摄影的书（黄色的很多），没有一本马列和毛主席的书。

二、江青暗中监视毛主席的活动。她要我们把主席的一切活动，都要告诉她，连开什么会，有谁参加，会见谁，什么时间，在什么地方等等，都要详细告诉她。否则，轻则大骂，重则停职反省，直至撵出门去。

江青对毛主席毫无感情。毛主席为了革命，经常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觉，我们反映给他，她理都不理，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。

三、江青反对敬爱的周总理，反对叶帅。她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后，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等经常去看她。他们在一起有说有笑，特别热乎。可是周总理一去，她就躺在床上装病，说什么“今天我又头痛了，身体不好啊”等等，好象站起来就要摔倒似的。可是周总理一走，她就不“头痛”了。她还特别告诉我们“总理来，不要泡茶”。

有一次，我们扶着她散步，看见叶帅过来了，她说：“叶剑英来了”，装看不见，停下来就不走了。她眼里根本没有老师。

四、江青与林彪、叶群的关系最好，他们经常来往，互送礼物。林彪、叶群每次去，她都叫我们在门口等着。

五、江青说看中国电影没劲，没意思，有时候偶尔看一部，没看完就说累了，可是一看美国、香港电影，特别是黄色的电影，她就来劲了。对《清宫秘史》更感兴趣。几乎每天要我们为挑选“内容轻松”的片子。有时候，一次看两部，还觉得不过瘾。她经常与张春桥、姚文元一起看。

六、江青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，是吸工人阶级血的寄生虫，昼夜二十四小时都离不开服务人员：早晨起床，要我们抱着她坐起来，然后替她穿衣服，连胸罩、裤衩也得我们替她穿。穿衣服快了不是，慢了也不是。快了说带了风，会感冒；慢了说容易着凉，也会感冒。她坐在床上，要我们跪在地上给穿袜子、穿鞋。开始我不知道这个“规矩”，蹲着给穿，她也不说话，一脚把我踢跪在地上。有时候，不知怎么触犯了了她，就又是训又是骂，说“穿衣服都不会穿”，“蠢”，要“害”她等等。衣服一天换十次、八次是极平常的。服装式样基本上都是仿苏的。外出一次，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衣服要各装一大箱。穿的鞋子也不知有多少，布鞋、皮鞋、高跟鞋，室内有室内穿的鞋，散步有散步穿的鞋，打拳有打拳穿的鞋。

江青比慈禧太后还恶毒。早点她要躺在被窝里吃，然后才起床。洗脸洗手也都是我们给她洗，真是难啊！水要冷热对好，放在一个瓷缸里，倒在她手上洗，不能热也不能凉，不能快也不慢。有一次，我倒的稍快一些，就被她臭骂一顿，还用水泼我。洗澡、洗脚也要我们替她洗，水热了说要烫死她，水凉了说要冻死她。

一日五餐，三顿正餐，两顿点心（进口的高蛋白，是一种由玉

米提炼的高营养品)，吃鸡要半斤重的，大一点嫌肉老，小一点嫌没肉；吃鱼要吃鲤鱼，也要半斤重的，而且只吃中间一段；吃菜要吃菜心，例如吃菠菜，首先得把菠菜心摘出来，煮烂，再做成菜泥才吃。饭后吃水果，每次不能重样，而且都要用温开水温热。苹果要削好皮，柑子要用刀给拉开她才吃。

她“怕”声音、“怕”光、“怕”风。在她屋子里工作不能有声音，连穿布鞋在地毯上走路也嫌声音大，她叫我们只能穿着袜子在屋里走。一个警卫员叫李连成，就是因为走路声音大了一些，十二月的冷天气，硬是逼他光着脚，站在院子里去。她大小便不去厕所，偏在崭新的椅子上挖一个洞，把痰盂放在底下，不论到什么地方，都要按这个样子给准备。

室内温度要保持在二十二度，不要说高半度低半度，就是差一点也不行。到室外去，温度有多高，该穿什么样的衣服，穿多少衣服，都要准备好，也要保证是二十二度。

她坐在沙发上休息，要有小凳子垫脚，以保持身体平衡，肩上披着金丝绒小黑袄，腰里围上毛巾被，我替她围毛巾被，不是嫌紧就是嫌松，总是臭骂一顿。

晚上睡觉，脚、身上都要有温水袋，有一次水袋的水她嫌烫，二话未说，就把水袋向我仍过来，并大骂“走，下去！做检讨去！”那几年，不知被迫写了多少次检讨。

在她那儿没有节假日，也没有下班时间，哪儿也不让去。有一次我一个老乡的母亲来北京，要回村，我向组织请了假，出去送行。正巧江青要换衣服，其他同志又找不到，回来以后，她就骂：“赶快查，这个老太婆（指我老乡的母亲）不知带了我的什么材料，搞反革命去了。”还有一次，江青问另一个同志“小张每天晚

上都干什么啊，是不是搞窃听器了，搞反革命活动去了。”她经常无故怀疑服务人员，一会儿说这个偷了她的袜子，一会儿又说那个偷了她的鞋子，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把你撵走。她周围没有群众，她身边也没有群众！

今年九月十九日晚九时左右，谢静宜到饭店七楼会客室，看望原来毛主席的秘书××、副卫士长×××，当时我也在场。谢静宜说：“现在中央斗争挺复杂，很尖锐，上面有几个家伙挺坏。”我们听了以后，因为说的中央的事，都没敢问。谢静宜临上车时间：

“三株大毒草”你们发了没有？×××说：“没有。”谢随手给我们每人送了一套。

市房管局揭发姚文元

肆意挥霍修建住宅的罪行

反党分子姚文元一九七三年以前住六十多间房子，还嫌不舒服，一九七三年以后搬进按院胡同，共三个套院，八十二间房子。姚全家共五口人，经常在这里住的仅仅是他的家属，他本人在钓鱼台还独占一栋楼。但是，这样的住宅仍然满足不了他的奢望，三年之中，要求大修三次，小修多次，并且告诉修建工人，“外面修得一般就可以，里面要修得好，要实用”。为了满足他穷奢极欲，三次大修就浪费掉国家资金十三万八千零七十九元，用工九千二百个，增加建筑面积二百多平米。具体修建项目是：

一、院内全部铺上了方砖。

二、三十多米的后围墙全部拆除，新砌加高。

三、原厨房操作间扩建十多平米，秘书室三间后墙拆除新砌。

四、所有天花板都用新五合板吊顶。

五、所有门窗由一层玻璃一层纱窗改为两层玻璃一层纱窗。

六、室内外全部油漆粉刷。

七、卧室和办公室都安了冷热空调。

八、台灯安上了低压变压器。

九、小车库改成大车库，同时增加一个大车库。

十、把烧煤锅炉改成烧油锅炉。锅炉房拆除扩建，还建了地下油库，改装了全部暖气管道，原来的锅炉作为备用锅炉，仅这一项就浪费国家资金九万一千多元。过去烧煤一年只需七千多元，改烧轻柴油，每天需二百多元，一个冬季就需要二万八千多元。